

记者手记

育花使者

◆ 陶邢莹

上世纪80年代中国第一个“亚洲蝶王”和“跳水女皇”的组合，如今已携手走过33年光阴。世界杯、亚运会、全运会，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，郑健和史美琴一次次站上最高领奖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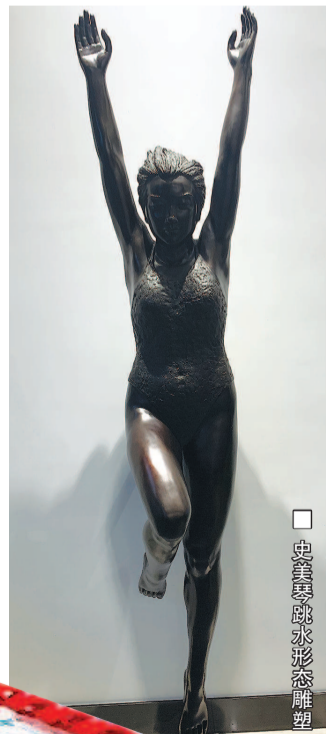
奥林匹克追求更高、更快、更强的精神。郑健和史美琴就是那种勇于离开生活舒适区，敢拼敢闯的人。上世纪90年代，日本游泳是中国游泳追赶的对象，而日本大众游泳的普及程度，更是领先中国不少。郑健萌发了东渡求学的想法。“去日本前我就是有规划的，等学到东西，我还是要回来的。”郑健说。

双双回国后，两人重新投入上海体育事业，丈夫推动大众健身，妻子培养上海跳水人才。同泳池“相伴”了40多年，夫妻俩有一个相同的理念：体育，不只是追求金牌，而应该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。

史美琴从上海跳水队退下后，担任上海跳水协会秘书长，每年举办的市民跳水节，参与的老百姓反响强烈。“和游泳一样，跳水不是高不可攀的运动，并不只是专业运动员从事的竞技项目。”

如今，参考20年前回沪做游泳培训的模式，他们想让跳水也成为一种亲民项目，让跳水这项运动的快乐感、满足感，走进千家万户。

很欣慰，几十年来，上海体育人才辈出，上海体育人一直都在孜孜不倦推动着体育事业的发展。从竞技体育到大众健身，这对上海泳坛伉俪一辈子心系体育，以他们自己的方式，为上海体育事业默默无闻地做着“育花使者”。



史美琴跳水形态雕塑

文体人物

我造一座跳水池
我俩为什么要跳水池

俱乐部筹备的故事
沪上第一家民营跳水
听郑健史美琴夫妇讲述

盼民间跳水事业繁荣

站在闵行区银都路翼立运动俱乐部里这座三层楼高的跳水池前，上海跳水队前领队史美琴的思绪，飘向了远方。

39年前，在第二届世界杯跳水赛的三米板上，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跳水世界冠军；29年前，6岁的吴敏霞进入上海跳水三线队，史美琴陪伴并见证她成为中国首位女性奥运“五金王”；退休后，她从体操队挖来陈芋汐这块宝，亲自推荐进上海跳水队，如今小丫头正瞄准东京奥运会……魂牵梦萦的跳水池，有着史美琴这辈子无法割舍的情怀，如今，她憧憬着，这座属于她自己和家人的跳水池，这个全上海首家民营跳水俱乐部能早日迎来第一批娃娃学员。

为妻子造一座跳水池，这是前亚洲蝶王郑健的心愿。“我俩为什么要造跳水池？”郑健和史美琴向本报记者娓娓道来。

5米深的跳水池，有一块一米板和一个三米台，两百多吨的恒温水，24小时循环。这座跳水池，成了半年前开业的运动俱乐部的“颜值担当”。隔壁的陆上训练房内，垫上训练、专属卫生间和更衣间也是一步到位。跳水池外，是一座按真人比例打造的史美琴跳水形态的雕塑，边上赫然列着中国跳水世界冠军名录。史美琴笑言：“郑健想让我退休后有点事情做做，开心呀。”看似一句玩笑话，但却包含着丈夫对她的浓浓爱意。

事实上，这辈子专注于青少年体育培训的夫妻俩，一直有个心愿，希望民间跳水能繁荣起来，更希望上海跳水能后继有人。他们的计划是，等学校恢复常态化后，从幼儿园和小学招一批孩子来学跳水，就好比吴敏霞当年一样。

史美琴回忆道，最早的时候，上海跳水队训练所在地上海游泳池同时设有三线队和二线队，对后备人才进行一贯制培养。20多年前，上海游泳池三线队取消。现今，仅有黄浦、杨浦、徐汇等少数业余体校设有三线队，且集中在东方体育中心训练，选材面小、普及面窄。但民营俱乐部的模式，却在欧美、日本等国已推行多年。“中国跳水队是当之无愧的梦之队，但跳水这项运动不应只是少部分专业选手自己跟自己玩。我们希望更多市民能真正走近跳水这项运动，也欢迎家长多多支持孩子学跳水。”郑健说。

让运动成为生活方式

做大众体育培训，郑健是有情怀的。他有句口号：“从室外到室内，从娱乐到常态，让老百姓一年365天都能有条件参与运动，让运动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。”

还记得1992年，郑健赴日本神奈川一家俱乐部担任游泳教练，随后升任总经理，但之后他毅然放弃国外优渥的生活，回国做普及群众游泳的工作。参考日本积累的经验，他自编教案，希望老百姓对游泳的认知，不只是竞技和夏天泡水，而是成为终身受用的强身健体的手段。

早在2001年，借用南丹路游泳池，郑健的第一个游泳俱乐部开张了。试水一年后，徐汇区便开始推广“全区人人学会游泳”，领全市之先。随后，闵行区政府将学生学游泳列入政府实事工程，每年约有15000名的三年级小学生，在郑健带领下的游泳协会培训机构中学会游泳。从创办闵行区游泳协会并担任副会长，帮助闵行区管理5家室内健身场所，到开办4家自有的“翼立健身俱乐部”，郑健的事业，从原先单一的游泳到如今的健身全覆盖，惠及越来越多的市民百姓。

而史美琴夫唱妇随，重回上海跳水队任教。在里约奥运会前，陪伴一度感到迷茫的吴敏霞，最终见证她的运动生涯在“五金”中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并且在她退休前，亲自跑到体操队去选人、“要人”，最终淘来陈芋汐这块宝。后者在短短两年里完成国家队三级跳，在去年游泳世锦赛上一鸣惊人。

郑健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“她放不下跳水，心系上海跳水后备力量培养。既然我有游泳培训的经验，为什么不专门造一座跳水池？为了她，也为了上海跳水事业。”



一家三口其乐融融

为不同人群量身定做

历时三年，第四家翼立运动俱乐部终于建成了。每一寸设计，都由郑健亲自完成。

二层50米标准游泳池有着半透明的顶棚，透过前方玻璃能眺望到河流，仿佛无边泳池一样，一楼天花板上有一块透明亚克力板，能看到泳客在清澈见底的水里游来游去。最重要的是，过滤设备全进口，设备管道直接作为立柱“暴露”在一楼，让健身人群看到后对水质感到安心、放心。

一楼健身房里的器械，多采购自国外，一批先进的拉伸器械国内普通健身房极为罕见。参考上海跳水队训练房的设计，健身房的墙壁上建有一级级的木质条，供大家拉伸。更为新奇的是，健身房采用人脸识别进入、指纹刷取更衣柜的进口设备。

和市面上普通连锁健身房不同，由于提供了高规格的服务，翼立的年费相对较高，但郑健自豪地说：“我们四家俱乐部没有隐形消费，从来不搞私教推销，保证大家能安心健身。”现场的教练全部免费指导，团操课、动感单车等课程也都包含在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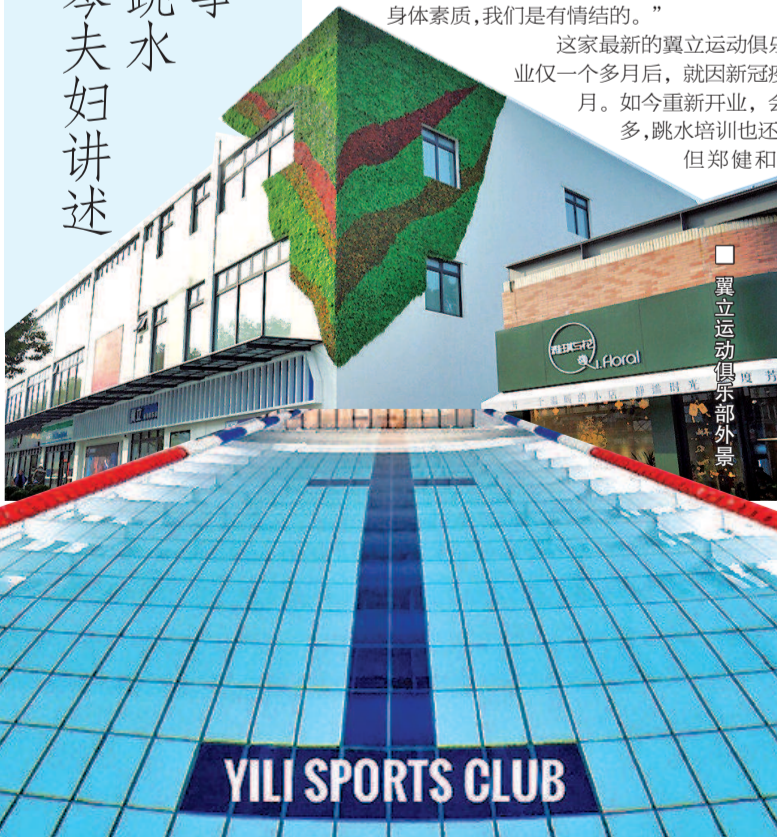
尽管跳水培训班还没开启，但游泳培训班重启在即，和以往一样，针对各年龄段人群，游泳培训班收费亲民。等疫情结束，四家俱乐部还将恢复为学校游泳提供公益教学的服务。

在郑健的健身蓝图中，既有为高端人士服务的高档健身房，也有为政府管理的公益性健身场所——十年前的价格至今都没变过，20元一次游泳、3元一张乒乓球台、20多块钱一片羽毛球场地。

从健身房到青少年运动培训，郑健说：“提升青少年身体素质，我们是有情结的。”

这家最新的翼立运动俱乐部，去年开业仅一个多月后，就因新冠疫情停业三个月。如今重新开业，会员人数还不多，跳水培训也还要等一阵子，但郑健和史美琴有信心，哪怕亏本也要做下去。“体育产业发展，需要靠我们全体体育人的推动，我们有个信心。”

本报记者陶邢莹



翼立运动俱乐部外景

YILI SPORTS CLUB

池内碧波荡漾